

諾貝爾文學獎1989年得主...

塞拉訪華

記者李玉玲/台北報導

在西班牙文壇享有崇高地位的198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米洛·荷西·塞拉，應財團法人奧林匹亞體育文教基金會的邀請，今天下午來華訪問六天。塞拉將於明、後兩天分別晉見李總統和行政院長連戰，明天上午並與同是諾貝爾獎得主的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會面。本週五（七月一日）則在聯合報安排下，與國內作家舉行一場座談會。

78歲的塞拉為198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也是西班牙五位諾貝爾文學獎作家中，唯一以小說文類獲獎的作家。國人較為熟悉的是曾譯為中文的「杜瓦特家族」及「蜂巢」兩部作品。

【1994-06-27/聯合晚報/04版/綜合新聞】

Copyright © 2013 udn.com
All Right Reserved.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塞萬提斯的傳人 塞拉偕夫人 到台北了

記者周美惠／台北報導

一九八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米諾何西塞拉伉儷，昨天受邀抵達台北。在為期一周的訪問期間，他將拜會李總統、連院長等。七月一日上午，則接受輔仁大學榮譽博士學位的頒贈並舉行學術演講。

來自西班牙的塞拉博士，此次是應財團法人奧林匹亞體育文教基金會之邀訪台，他是繼索忍尼辛之後，第二位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身分來台訪問的人士。

在歷經將近一整個晝夜的飛行之後，塞拉博士猶神采奕奕，暢談個人創作的理念和作家的社會責任。

現年七十八歲的塞拉，生於亞爾豐索十三世復辟時期，歷經軍事紛爭頻仍、社會動盪、以及西班牙內戰時期，他曾說過：「作家的責任在反權勢、作家應與為歷史受難的人站在同一陣線」。昨天，他再一次強調，作家應該忠於事實和良知，隨時關心旁人。談到西班牙內戰，他引以為恥，認為這是毫無意義的爭戰。

在塞拉的作品裡，洋溢著對社會弱勢族群伸張正義的理念，他擅長以戲謔的近乎粗鄙的語彙凸顯小人物，被認為是承繼西班牙大文豪塞萬提斯文風的傳人。對於他特殊的使用詞彙的方式，塞拉認為，這是緣於西班牙文的多重性，並推崇西班牙文為上帝贈予世人的福音。

塞拉博士伉儷將在二十九日赴總統府、行政院和文建會拜會。七月一日上午，他將於中央圖書館接受榮譽博士學位，隨後將在現場舉行的學術演講會中談寫作和文學。下午，則在聯合報副刊安排下，與國內作家張淑英、朱言、齊邦媛等人座談，討論台灣與西班牙之間未來的文學交流方向，並將接受聯合報暨民生報發行人王效蘭晚宴。(相關新聞刊卅五、卅七版)

【1994-06-28/聯合報/05版/生活】

Copyright © 2013 udn.com
All Right Reserved.

好丈夫,他是不二人選

夫人讚美他,塞拉摀著耳朵不敢聽。

記者周美惠／台北報導

塞拉博士身旁年輕貌美的塞拉夫人，永遠是吸引眾人目光的焦點，當她應邀談到對塞拉的看法時，她毫不猶豫地誇讚，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丈夫。一旁的塞拉博士調皮地摀住雙耳，場面逗趣生動。

比塞拉博士年輕約四十歲的瑪麗娜卡斯達紐，在一九九一年三月和塞拉締結連理。她說，塞拉是個與眾不同的人，對於他所愛的人，他完全奉獻和付出。

他同時是一位對自己很忠誠的作家，在寫作時，往往查遍百科全書和字典，為的就是避免犯下任何一個錯誤。

【1994-06-28/聯合報/35版/文化廣場】

Copyright © 2013 udn.com
All Right Reserved.

鎖定焦點新聞/諾貝爾的光環依然精亮

塞松 一派斯文 儒雅有神

直說中文音韻很美 還說中文說謝謝!

記者周美惠／台北報導

不像外傳的直率形象，昨天抵台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米洛何西塞拉，溫文儒雅地詮釋了他個人對文學的看法，以及文學創作理念。

現年七十八歲的塞拉博士，從西班牙經過二十小時的長途飛行抵台，絲毫未露倦容，他回答記者問題時，洞炯的目光和清晰的思慮，讓人印象深刻。

多產的塞拉博士，著作多達百冊，涵蓋詩、小說、遊記、戲劇及學術辭典等，而以小說類贏得諾貝爾桂冠。讓人感興趣的是，他究竟最喜愛那一類型的創作？塞拉說，他從二十歲開始文學創作生涯，首先嘗試的是詩，所以一直覺得自己是詩人。但他強調，自己從小愛好文學，絕不會排斥任何類型的文學創作。

塞拉的作品，一方面充塞直率粗鄙的「黑話」，但某些語彙又深奧難懂，有人疑惑，他用字遣詞的標準究竟何在？塞拉引用西班牙文豪塞萬提斯的話說，西班牙文是上帝賜給人間上好的福音，奧妙處就在於西班牙文中的多重性，在西班牙各種階層的人不見得自我設限，達官貴人有可能講黑話，而下階層的人也有可能很文雅。

針對外界批評他用詞艱澀，他說，他作品中所有的用語，都可以在西班牙字典裡找得到，不過，他也承認，他作品中的意涵，不只是外國人不容易了解，有時連西班牙人也不見得懂。

塞拉的新書「小人物之死」已在四月出版，至於未來的出書計畫如何？他表示，身為作家永遠都會有創作意念，不過，文學作品要等到出版後，正式會見讀者，才能算是完結。有些人以「文學已死」的說法詢問塞拉博士的意見，他說，中世紀西班牙小說家的作品仍舊普遍流傳現世，是文學不死的最佳明證，文學之路仍將綿延持續。

塞拉博士說，他對中國文學所知不多，也不懂中文。不過，他聽國人交談過，覺得中文聽起來實在很美妙，抑揚頓挫的音韻顯現出藝術文化的水準。學習能力頗強的塞拉博士，在記者會結束時，還客氣地用中文說了聲「謝謝」。

【1994-06-28/聯合報/35版/文化廣場】

Copyright © 2013 udn.com
All Right Reserved.

塞拉十四行詩 愛與死之間 獻給格微度

張淑英／譯

(Francisco de Quevedo 1580~1645) 我的軀體足能適應荒蕪的田野和挖掘的墓穴輕嘗冷風涼意，若我終將忍受寒凜料峭爾後旭日自安特格拉(註)東升我知四月並非全然是春天光芒亦不意味流水皎潔的肌膚鮮血自夏日赭紅的窗櫺流露致命的邊際船夫迅速渡過湖泊陽光在我昨日的苦塊上駐足為生命帶來黑夜新月如◆靠近我追逐我，如牛般用角◆挑起我最後在奔跑的足間逃離註：Antequera，南部安達魯西亞自治區馬拉加省之一城鎮，有巨石建築山洞，更因一八一一年西國人民反拿破崙之弟統治西班牙，於此贏得一役而聞名。有人在呼喚，我來了，我來了。以為不是在喚我，然聲聲頻催促悲是因愛而死，不能如往日一樣為愛而死亦悲。初生的母狗，天主的女兒，她知道我在一個午後蜷伏躲藏，而你卻看見了我如你所願，我逃離你的囹圄然你卻依然窺伺著我。死亡，樸朔迷離，陰險狡詐幾多歲月靜悄悄，冷不防那剎那斬釘截鐵，傳令呼喚。我知道，你帶著染毒的箭簇，在任何場所，在任何時刻會將我一箭穿心。

【1994-06-28/聯合報/37版/聯合副刊】

Copyright © 2013 udn.com
All Right Reserved.

塞拉的文學創作歷程

張淑英

塞拉應是西班牙風光民情兼地理的絕佳代言人。十餘部遊記作品採小說風格敘述，將自己喻為流浪漢以第三人稱姿態出現，西班牙從南到北形形色色的景觀及民俗在他筆下盡收眼底。塞拉的遊記文類一般咸認是繼九八年代(一八九八)烏納穆諾(Miguel de Unamuno, 1864-1936)、阿佐林(Azorin, Jose Martinez Ruiz, 1873-1967)等人以後最佳遊記作家。透過遊記作品尤能窺見塞拉博讀群書之學識：歷史之考究、一景一物之背景、建築之特色等，而文學涵養字裡行間尤見磅礴。「亞卡利亞之旅」(Viaje a la Alcarria, 1948：亞卡利亞即瓜達拉哈拉省之一區域)是第一部遊記作品，簡易平實，廣為讀者熟知。九八六年出版「重遊亞卡利亞」(Nuevo viaje a la Alcarria)，文字表達益見繁複。其餘遊記作品雋永文字無分軒輊：「從米紐河至畢達索哈河」(Del Mino a Bidasoa, 一九五二)，「猶太人、摩爾人與基督徒」(Judios, moros y cristianos, 一九五六)，初遊安達魯西亞(Primer viaje andaluz, 一九五九)彩繪西班牙北、中、南截然不同的風光引人入勝。中篇及短篇小說(即塞拉自喻的「吾土吾民或西班牙隨想札記」)，較之其他作品，更能看出塞拉的黑色幽默：詼諧揶揄的筆調刻畫惹人笑亦叫人憐的西班牙點點滴滴。中篇小說以「風車」(El molino de viento, 1956)較出色。「風車」是部小「蜂巢」，但敘述及用語則與「紅番女」相仿，辭彙疊用時而過於累贅。短篇小說則以「蹩腳鬥牛士」(El Gallego y su cuadrilla, 一九四九)較受矚目。除了文學創作，長久以來塞拉為兩報業：馬德里獨立報(El Independiente)及ABC日報執筆撰寫雜文或時事評論。一九八九年為獨立報撰寫的文章以「從伊達的鴿房看世界」(Desde el palomar de Hita, 一九九一：Juan Ruiz, Arcipres te de Hita(璜·路易茲)中世紀詩人，任瓜達拉哈拉省依達區神父)出版。一九九〇—一九九一年間的文章則以「單身變色龍」(El camaleon soltero, 一九九二)為名出書，包括獨立報停刊(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一日)前夕最後一篇「輓歌」以「鰥夫變色龍」(El camaleon viudo)為名。文中以同是C. J. C姓名(塞拉名字簡寫)的代書Catulino Jabalon Cenizo為主角以嘲弄、懷疑和苦悶的眼光看西班牙百態及塞拉創作生涯中，追求肯定與成功的心路歷程，代書Catulino Jabalon Cenizo即是塞拉的化身。縱觀塞拉的創作歷程，文字上他歌頌西班牙文：在領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講「神話的禮讚」(Elogio de la fabula)中他稱頌西班牙文是一種豐富且多變化的語言，能用西班牙文創作是天主的恩賜。寫作上他個人始終堅持作家的責任在反權勢、作家應

與為歷史受難的人站在同一陣線；文學是為反文學的持續奮鬥，不斷地挑戰與創新。而創作絕無即興靈感之辭，只有嘔心瀝血、苦心孤詣的成果。
(下)

【1994-06-28/聯合報/37版/聯合副刊】

Copyright © 2013 udn.com
All Right Reserved.

塞拉訪李遠哲 送蜂巢當禮物

記者李玉玲/台北報導

諾貝爾獎得主vs.諾貝爾獎得主。

應奧林匹亞體育文教基金會邀請來台訪問的198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塞拉，今天上午展開在台六天的參觀行程，第一位拜訪的就是同為諾貝爾獎得主的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當塞拉獲悉李遠哲比他早三年獲獎，就說今天是諾貝爾獎Versus諾貝爾獎，塞拉並強調一般人總把「Versus」翻成「對抗」，事實上，應該是面對面談談。

塞拉上午在國際奧會委員吳經國、旅西班牙畫家梁君午陪同下前往中研院訪問，塞拉夫人因身體不適並未隨同。塞拉帶著自己1951年的代表作「蜂巢」（這本小說也曾拍成電影、榮獲柏林金熊獎），作為送給李遠哲的見面禮。

李遠哲告訴塞拉，他曾去過西班牙，對托雷多、薩拉曼加等地方印象深刻，西班牙是一個很美麗，很有活力的國家。李遠哲也提到西班牙Ramou Areces基金會，對推動科學發展貢獻很大。

李遠哲也提到他以前在美國加州時，感覺加州有很多地方受到西班牙影響。由於塞拉為西班牙皇家語言學院院士，對語言研究相當專精，今天在中研院的參觀原也以歷史語言研究所、民族所為主，在參觀過史語所「歷史文物陳列館」考古文物後，年事已高的塞拉因為過於勞累，未再前往民族所。

塞拉在休息時被問到給後輩文學作家有什麼建議，塞拉謙稱自己沒什麼建議，唯一要告訴大家的只是：不斷地「努力」、「工作」。

【1994-06-28/聯合晚報/04版/綜合新聞】

Copyright © 2013 udn.com
All Right Reserved.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驚訝台灣的繁榮

塞拉拜訪李遠哲和郭為藩

記者楊正敏、李彥甫／台北報導

西班牙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塞拉昨天在台灣行程的第一站，就是拜訪比他早三年得到諾貝爾獎的中央研究院長李遠哲，兩人愉快地交談約二十分鐘，塞拉參觀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陳列館後，特別表達對研究人員努力成果的敬佩。塞拉昨天下午還拜訪教育部長郭為藩。

李遠哲對塞拉表示，他曾去過西班牙的托雷多、薩拉曼加等地，對西班牙的美麗及活力印象深刻，而且美國加州有許多地方應該受到了西班牙的影響。李遠哲特地提到西班牙有一個RamouAreces基金會，對推動科學貢獻很大。塞拉贈送李遠哲一本他的代表作小說「蜂巢」。

塞拉昨天下午並拜訪教育部長郭為藩，他表示，一千年後世界上將只剩中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英文等四種官方語文，推廣西文已成為一種趨勢。郭為藩則向塞拉介紹台灣文學的發展，他說，目前台灣面臨社會轉型期，有相當多衝擊性的題材，將為台灣文學創作開展另一片天空。

郭為藩表示，西班牙文學原來也在台灣佔一席之地，但近年來因為語言教學及文化上的關係，我國外來文學變成只有英文一枝獨秀的情況。但在文化推展上，郭為藩贊成台灣應多方面吸收發展；他並對台灣未來的文學發展充滿信心。

塞拉對台灣的發展情況感到驚訝，認為台灣地少人多，能有這麼繁榮的情況，實屬難得；但他覺得，台灣的街景被雜亂的招牌束縛了。

【1994-06-29/聯合報/05版/生活】

Copyright © 2013 udn.com
All Right Reserved.

總統昨接見兩諾貝爾獎得主

推崇塞拉在文學的傑出成就 對米勒提及教育的重要性

記者陳鳳馨／台北報導

李登輝總統與行政院長連戰昨天分別接見西班牙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塞拉。李總統推崇塞拉在文學上的傑出成就；連戰則表示，他深覺得西班牙的文學影響力已超越西班牙的國境，在世界文壇占有相當份量，希望塞拉來訪能催化中國文學和西語文學的交流，藉交流一窺西語文學堂奧之門。

塞拉昨天與李總統會面時，贈送李總統他親筆簽名的作品選集，表達敬意；李總統除表示謝意外，也指出，他將好好拜讀塞拉的作品。

李總統同時希望塞拉能在這次訪問行程中，參觀地方的文化建設與農村風貌，如三峽祖師廟、木柵茶農等，相信對台灣的風土人情會有較深一層的認識與感受。

塞拉則表示，為回應在此感受的盛情，決定透過他主持的基金會，進行中文詩作在西班牙的推廣工作。

李總統昨天下午並接見了一九九〇年的經濟獎得主米勒。晤談時李總統特別提及教育對國家未來發展的重要性，李總統並表示，隨環境改變，許多職業學校畢業生沒有學以致用，反而進入其他行業，尤其是服務業；女性勞動參與率明顯偏低，都是社會發展中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

米勒則表示，他對台灣近年來的發展印象至為深刻，他也同意總統所說教育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

【台北訊】台北市長黃大洲昨天晚上致贈市鑰給來訪的一九八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西班牙籍的塞拉，並以晚宴款待。

【1994-06-30/聯合報/04版/政治】

Copyright © 2013 udn.com
All Right Reserved.

大師效應

諾獎作家台灣行

蘇林／報導

一九八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塞拉的訪華六天行程，將於七月二日結束，面對文學大師，除了滿足一般人對諾獎得主的好奇與接觸心，不免會引發一連串的「情結」效應，像是「中國人什麼時候才會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這個「老心事」，甚至「有哪些諾獎作家到訪過？他們所創造的話題是什麼？」等。川端康成來台，展現了文學國度的純淨回憶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五日，日本小說家川端康成應中華民國筆會之邀訪華，是第一位到訪台灣的諾獎作家。對一位一九六八年以《雪鄉》、《千羽鶴》、《古都》得獎的作家而言，諾獎的光環還新得扎眼，川端到訪，十分單純，完全是文學的理由。第三屆國際筆會亞洲作家會議，中華民國筆會及文學界為東道主，對台灣舉行第一回國際性作家會議而言，邀請一位「當代亞洲精神的代言者」與會，成為「重點工作」，川端的代表性，不容置疑。

因此一九七〇年四月十日，筆會執行秘書王藍受會長林語堂之命前往日本「請客」，行前，大家心中十分瞭解，川端生於一八九九年，照東方算法，當年已是七十一高齡，精力據聞並不理想。王藍到日本後，約上旅居日本二、三十年的中央社駐東京特派員李嘉過訪，李嘉深諳日本風習，一口東京話十分道地典雅，再加上「林語堂」三個字的分量、王藍攜去川端中譯作品的心理攻勢，川端當下欣然同意，還特別希望李嘉能與他作伴，一起赴台北。川端在那次會議中，發表的演講是「源氏物語與芭蕉」，講稿大綱親自用毛筆在卷紙上工筆書寫，當天的講演，則先由哥倫比亞大學出身以翻譯川端作品為職志的賽登史蒂克譯成英文，川端講詞中一再強調「善意在人生中是如此重要」，亦以此解釋自己之所以能獲諾獎的理由。當天開幕詞為副總統嚴家淦先生，引述立德、立功、立言說明中國人夙有尊重作家的傳統，外國作家以為副總統是學文學出身。政務委員葉公超講故宮的珍藏，亦給外賓留下深刻印象，當年的川端，以諾獎作家身分訪華，最大的意義是呈現了「文學國度」的純淨經緯——文學才是作家的真正職責。索忍尼辛訪華，呼應當年的反共氛圍第二位到訪的諾獎作家是蘇聯作家索忍尼辛。索忍尼辛為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六日應吳三連文藝基金會之邀訪華。索氏生於一九一八年，訪華當年為六十四歲。索氏一九七〇年以《古拉格群島》、《癌症病房》得諾獎，十二年之後應邀訪台，對索氏而言這位「反共大文豪」在「反共基地」的代言身分，無疑是「政治」意味大過文學。索氏少年時代曾為狂熱的共產黨員，於一九七四年遭俄共強行放逐，在他對共產制度想法破滅後，索氏得獎的最大信念是他十分明白——「為了未來找出路，我必須得到諾貝爾獎，我越能夠及早得到這個獎，我就會越堅持、有力地打擊他們……」。相對於「蘇俄作家協會」，

索氏得獎，他們發表聲明指責諾獎委員會的決定為「投機性的政治動機」，亦帶有同樣的「文學政治」功能色彩。

索氏在訪台期間，一共停留了十一天，停留期間，曾赴台中、台南等地旅行觀察，所到之處受到的注目，實在很難歸類為單純的文學人物風潮；造成這麼大的影響，恐怕亦跟當年的「反共氣氛」有關，這個時代一過，作家與反共聲音結合所造成的力量，相信會隨時代減弱。這點可在索氏在台北中山堂發表一個小時的演說「給自由中國」形成得到巨大影響得到印證。當天的演說內文，不僅有眾多版本的手冊供民眾索閱，無法進場的讀者更是圍擠在中山堂四周以求見到索氏一面；一千多人的中山堂，短短一小時內爆發了三十餘次的熱烈掌聲，三家電視台在事前都申請了作現場實況轉播，後經新聞局協調，改為當晚「錄影轉播」，當晚各項常規節目均順延播出。

事實上，事前的新聞戰亦打得十分熱鬧。新聞界在事先協定索氏訪華消息延後五日見報，為免引起敏感國家抗議。然而各家報社，包括聯合、中央、中時三家報社記者，仍想盡辦法在日本與索氏同機抵台，以作日後報導。事件在進行時，中時「打破」協定，「獨家」披露了索氏到台灣一行的消息，事後各家報社紛紛「聲討」，算是一段索氏訪華的插曲。塞拉依循「無國界」路線訪華而此次西班牙作家塞拉訪華，為第三位訪華的諾獎作家，由奧林匹亞體育文教基金會邀請、聯合報贊助。塞拉生於一九一六年，得諾獎時七十三歲，代表作以《蜂巢》、《杜瓦特家族》、《聖卡米洛，一九三六年》三足鼎立。塞拉早年對政治狂熱，後來對政治的幻想雖然破滅，但是他對文學的野心，使得他的作品成為西班牙戰後讀者最多的作家，他曾經到過美國、拉丁美洲作系列演講，宣傳自己的作品，他成為引起爭議的一位作家，來自對文學的狂熱不減想來有極大關聯。塞拉的小說敘事風格為強調暴力與滑稽思想的形式，並且認為「所有的大師去世並非不能替代.....，他們去世並不等於所有的井都乾涸了.....。」塞拉卻又認為心目中的兩位文友海明威及巴羅哈(西班牙小說家)是「獨一無二」的小說家。

塞拉此次訪華，走的是「無國界」的路線，「奧林匹亞體育文教基金會」這樣一個單位出面邀請，我們由三位諾獎作家的到訪，隱約觀察到文學的潮流由「純文學」、「政治」走向介於兩者間的中性路線。塞拉將於今日下午發表演講，演講內容，我們也許亦可做同樣角度觀察。大師過境，累積可觀的文學資產川端康成於一九七〇年訪華返日後兩年，以煤氣自殺於自宅。川端生前患有神經衰弱症，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川端得意門生三島由紀夫切腹身亡對川端的精神狀態猶如雪上加霜；也有臆測，川端自得諾獎後苦於寫作上的自我要求；甚至有一說川端迷戀家中幫忙的少女不可得，種種傳聞都改變不了川端逝世的事實，然而川端以諾獎作家之尊訪華期間所給予的印象——淡泊、矜慎，卻是永恆的一筆。

索忍尼辛則在俄共垮台後，於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在家人陪伴下，飛行四千公里，返回俄羅斯定居，索氏一九八二年在台演講推測——「蘇俄和中共兩國的國民意識裡，.....儘管兩國人民飽經苦難，喪失甚多，畢竟正在邁向自救和復興的道路。」在十二年後已成事實，索氏未來所扮演的角色是否該由文學→政治回歸文學本質？事實並不盡然。「我已寫完全部要寫的書，完成了我的文學任務。現在我已沒有時間寫作，必須全心全意工作，以重建並復興俄羅斯的時候了。」索氏在搭機回鄉之路前作了表

白。

而未來，塞拉對台灣讀者、民眾將展示什麼樣的風景？只有時間可以說明。無論如何，文學的台灣在塞拉來訪後，又累積了一項可觀的文學資產，足供大家一起反思。諾獎作家台灣行記錄川端康成(日本)

索忍尼辛(俄)

塞拉(西班牙)得獎年

一九六八

一九七〇

一九八九生年

一八九九・六・十一

一九一八・十二・一

一九一六・五・十一訪問時間

一九七〇・六・十五～二十三

一九八二・十・十六～二十六

一九九四・六・二十七～七・二邀請單位

中華民國筆會

吳三連文藝基金會

奧林匹亞體育文教基金會參考小檔讀書人小組/輯川端康成作品

中譯書目簡表

【1994-06-30/聯合報/42版/讀書人專刊】

Copyright © 2013 udn.com
All Right Reserved.

塞拉金句選

本報訊

死亡不是最悲慘的不幸，最悲慘的不幸是生活在死亡的陰影中，被一雙死氣沉沉的眼眸監視。

【1994-07-01/聯合報/37版/聯合副刊】

Copyright © 2013 udn.com
All Right Reserved.

關於「西班牙隨想札記」

張淑英

「西班牙隨想札記」是塞拉別出心裁為自己一系列的短篇或極短篇「故事集」所命名。原文所詮釋的意義既不是文章，也不像故事，是生活拾萃，隨想札記。塞拉藉這一系列作品，時而詼諧戲謔，時而嘲弄諷刺，甚或帶點悲情苦澀的筆調鞭辟入骨也呈現西班牙的風俗民情：一個地理學家所稱的「貧瘠枯荒的西班牙」，他的畫家摯友索拉那(Jose' Gutie'rrez Solana一八八六—一九四五)筆下的「黑色西班牙」，一個既真且酷卻又幾近荒唐怪誕的西班牙，一些令人厭惡卻可能不經意也會染上的惡習，一個令他深愛的國家，卻每每再次深思之後又不太愛她的西班牙。

「西班牙隨想札記」有些篇名奇特，許是西班牙百態的反應，諸如「緝私隊幹的好事」，「蹺腳鬥牛士」、「雷晤小朋友的耳朵」……等等。聯副選了「蹺腳鬥牛士」等三篇短篇，一窺西班牙傳統習俗與文化。其中「鬥牛場舞池」將於明日刊出。

「蹺腳鬥牛士」一篇與西班牙真正的「鬥牛藝術」大異其趣，鬥牛場上論英雄，一場成功精采的鬥牛賽(人死或牛死)人和牛都將名垂千史，蹺腳鬥牛士遇上蹺腳牛自是鎩羽而歸。選擇死亡為娛樂的人群，期盼棋逢對手的生死之戰許是鬥牛世界外的人難以洞悉的「藝術欣賞」文化。「鬥牛場舞池」仍是以幾世紀來的鬥牛文化為背景及其衍生出來的生活信仰。塵土飛揚的鬥牛場上舞一曲華爾滋或進行曲，一場「灰頭土臉」的娛樂，人們或許已經習慣了「黃昏之死」鬥牛場內的生死是人們最不必在意的「理所當然的意外」。這座「鬥牛場舞池」，死亡是唯一成功的角色。「村裡的傻瓜」——西班牙的阿Q，塞拉用西班牙口語形容「自以為是」的Blas(布拉斯)作為傻瓜主角的名字諷刺時下大愚若智、墨守成規的人。乍看索然無味，再讀發人深省，三思許是引人悲戚。環視周遭，自己許是傻瓜俱樂部的一員，在我們睥睨的人群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讓我們一讀這幾篇塞拉較偏愛的短篇札記及一般咸認頗能投射西班牙風情的故事。

【1994-07-01/聯合報/37版/聯合副刊】

Copyright © 2013 udn.com
All Right Reserved.

塞拉 獲頒輔大榮譽學位

抱病致謝詞 自認是個'快樂的寂寞人'

記者李玉玲／台北報導

輔仁大學今天上午在國立中央圖書館舉行「西班牙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塞拉榮譽文學博士頒授典禮」，表彰他在文壇上的貢獻。被畫家畢卡索形容為「漂泊的知識分子」「一手帶著書、一手帶著寂寞」的塞拉，在致謝詞時形容自己是一個「快樂的寂寞人」。塞拉原本要在典禮後發表一篇文情並茂的專題演講，因為發高燒身體不適而取消。

塞拉在接受榮譽博士學位後表示，他祈求天主不會拒絕賜給他膽識能充滿尊嚴地帶著這項榮譽直到生命終點。塞拉指出，作家是山中四處遊蕩的野狼、是汪洋中漂泊的航行者，除了自己內心的感受之外無以為伴，除了自己孤寂的心靈之外無以支撐。

塞拉的演講雖然取消，輔仁大學還是將講稿內容印成書面分送聽講者。塞拉在這篇「談寫作」文章中強調，寫作不是玩樂趣味的事情，寫作無法用報酬相提並論，寫作一點也不和藹可親；寫作沒有任何對等的補償，沒有稿賞，沒有微笑，如果有，似乎有那麼點莫名的喜悅，無以為名的快樂。

【1994-07-01/聯合晚報/04版/綜合新聞】

Copyright © 2013 udn.com
All Right Reserved.

諾貝爾的光環/依然精亮 昨接受輔大榮譽博士學位有番深刻自白

塞拉思維如矯龍 胸懷無限擴展

記者鄧蔚偉／台北報導

一位七十八歲高齡、歷經西班牙近百年曲折顛沛史、自喻已航行到生命旅程最後階段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此時此刻的心境及行為準則是什麼？塞拉昨天在中央圖書館接受輔仁大學贈予榮譽博士學位時，有一番極其精彩深刻的自白。

輔仁大學為推崇塞拉對世界文學的貢獻、推動普遍人文精神、促進國際文化交流不遺餘力，昨天由羅光校長頒贈榮譽博士學位；這是塞拉個人所獲全世界第十七所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

塞拉在獲頒榮譽學位後，很用心地準備了一篇致謝詞，其間所展布的思想與智慧，與他一生傳奇經歷相比，雖可能只是「驚鴻一瞥」，但其獨白當下心境所流露的誠懇與謙卑，也充分反映出一位偉大文學家無限寬廣的胸懷。塞拉說，長久以來他一直在文字、思想、個人及群體行為規範的思維上潛心鑽研，這些思維猶如矯龍讓他長期奮戰不懈；如今已到他生命旅程中的最後階段，「我仍誠惶誠恐地看著這場人生苦澀的奮鬥」。

「現在我問自己：為什麼人類要用知識道德甚至是法術般的束縛來折磨自己呢？我不懂！不過我推測原因是基於害怕自由，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來詮釋或表現她，自由的反面就是死亡，而我熱愛生命。」

塞拉從三方面他認為最基本的要素，說明了他當下的心境及行為準則。他說：「我們必須獨立自主，建立在不服從，甚至是睥睨的基礎上。」寂寞則是獨立自主的代價，而嘔心瀝血之作是在寂寞中醞釀而成的。「我為自由安全保障與和平搖旗吶喊，這是維繫進步的鎖鑰。」他認為公理正義不得伸張，就是脫序的肇因與結果。他稱讚十九世紀中期的一位特立獨行作家，這位作家曾勇於對一位出版商說：「使他百折不撓的利器，是他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志節。」

最後塞拉談的是「自由」，「不要忘卻自由不僅僅是宗教或政治的觀念，也是遺世獨立的，甚至是一種恐怖又轉瞬即逝的觀念。」「我也不確知自己是否真的自由。想起哥德說：有一種人是最不自由的，即以爲自己自由卻沒享有自由的人。讓我們的智慧和心靈澄澈一下，不要僅囿於宗教與政治的理解，自由的存在不需偽裝掩飾，自由即生活，就是揭開虛飾自由面具的實體。」

【1994-07-02/聯合報/35版/文化廣場】

Copyright © 2013 udn.com
All Right Reserved.

諾貝爾的光環/依然精亮

塞拉發表演說:寫作是宿命，一個人當他不能，也不想做別的事情--- ---

記者鄧蔚偉/台北報導

一生以寫作為職志的西班牙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塞拉，昨天從各種角度、以各種形容詞來描述「寫作」的特質；他的結論是：「寫作」具有既神聖又可怕的性質，或許這也是它的偉大之處。

塞拉原本要在接受輔大的榮譽博士學位之後，立即進行一場「談寫作」的專題演講，結果因身體不適被迫取消，但其演講內容已透過主辦單位正式公開。塞拉這篇演講開宗明義地表示「不過是一篇卑微的文章，深討一些問題。」想到自己用語如此的「卑微」，他又發揮詼諧的天才說道：「謙卑——這個作家不十分熱中的美德，卻是最有保障的盾牌。」當作家拿著「謙卑的盾牌」，面對毫無護衛的城池與自己面對面的戰鬥，這個戰鬥，塞拉稱之為「寫作」。「寫作其實是一個宿命論的法則。一個人寫作是因為他不能，他不會，也不想做別的事。」「寫作是各行各業中最讓人魂縈夢牽、最折騰人的工作，如果常瘋子也可以名之為一種工作的話，那麼應該是最接近作家工作的性質了。」

「寫作在世界每個角落都是一件令人為之落淚的事，還有，在一個企圖使作家遺忘自己的淚水的國家，寫作也是件落淚的工作。」塞拉用了一籬筐令人沮喪的字眼和句字來形容「寫作」，難道沒有一些些「值得」的代價或意義？塞拉在文章裡主動回答了這個問題：「如果有，似乎有那麼點莫名的喜悅，無以為名的快樂，一種彷彿又不是快樂的奇異感受讓人為之振奮，打起精神繼續向前衝。」

有了這種奇異的感受，塞拉認為「作家必須勇於反抗遷就謊言的美學，反鄙俗欺騙的哲學。」「作家是他時代的良知的公證人，而道德良知必須放在它適切的地方來脈診，這個地方是緊貼著大地，與整片大地表皮吻合的方位。」

塞拉分析「作家」與「自我」的關係，「作家一離開自我，就等於宣告死亡。」塞拉也指出一個好的作家與不好的作家的差別在那裡，他說：「好與不好的尺度，建立在作家對寫作付出的真心有多少，爬格子時留在稿紙上的心血有多少，以及他本身寄情寫作的希望與標準有多少。」

【1994-07-02/聯合報/35版/文化廣場】

